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九〇

懷亭集十四卷（卷十至卷十四） 黃利通 撰

青銅自考十二卷 俞益謨 撰

懷亭集 二

黃利通 撰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原書版框
高一七四毫米寬二四二毫米

懷亭集卷第十

黃梅黃利通曉夫著

孫述本尙彭曾孫

光緒癸未
光祚承祀

同懷姪之騏孟開
繼孟顧陽編次

高安坡山朱氏族譜序

漢司農朱公語其子曰後人念我未必切於桐鄉雖
自喜遺愛在民然所以垂示子孫者亦惻乎其言之
矣夫以爲人孫子至不念其祖若父而昊天罔極之

懷亭集

卷十

一

恩反不得比於數年嗇夫長之餘澤亦復何以爲心
耶人道親親爲大身者親之枝子孫者身之枝親觀
尊祖之意寢微而骨肉義乖一傳數傳悠悠等諸行
路明發不寐於此中得無戚戚乎此吾友可亭先生
所爲彙輯家乘而愴然不勝春雨秋霜之感也朱故
高陽苗裔春秋爲邾子國厥後去邑而存朱西漢時
司農有聲循吏其在東漢若浮若祐若暉若萬皆一
時名俊光照史冊魏晉隋唐間代有聞人至宋而壽

懷亭集

懷亭集

卷十

二

昌以純孝著光庭以道學稱忠靖以相業顯漢章庭
叱奸相少章遠使絕域忠孝萃於一門何其盛也忠
靖之長子夢炎贅筠城雷氏高安之朱自此始元時
有建德者出贅於何爲坡山始遷之祖再傳爲解元
瑞芳公又四傳爲雪坡公登永樂乙未會魁官刑部
郎雪坡以下三世舉進士爲賢太守爲名御史文章
科名至今未艾可亭以第一人舉於鄉與秀溪齊名
由庶常出任楚之潛江潛人戴若父母有桐鄉之遺
愛三年課最入佐司寇又與雪坡同官方今督學三
秦將倡明集賢公之心傳以振關中久墜之緒從此
敷歷中外右僕射勲名赫奕皆年力所優爲余獨高
其學有本元穆然古處不材如余辱以馬齒見讓砥
礪學行十五載無間言異姓兄弟猶然卽一本可知
也仲弟丹亭自豫章來京師累年暮鹽朝齏寒燈土
炕依依不忍舍去因心之愛若此其親親尊祖敬宗
收族可知也且觀於君之兄弟而坡山家法支分派

身依然一人之身相與崇孝弟惇禮讓抑又可知矣

可亭示余家譜一棗余受而卒讀自忠靖公以來世次瞭然歷朝璽書崇獎及名公卿序引歌頌罔不脩舉而謹識之堂有記墓有表宅有圖遺像有贊譜有例若干則其旨切其慮深其法戒明以備比歐蘇二氏爲尤詳宜乎大江以西推爲文獻名家一家德行文學政事之盛傳世世而莫可紀極也或者謂坡山鬱葱佳氣綿綿延延援據蘇公權稅時游覽登眺之懷亭集

卷十

三

墜論以風潔水聚相誇詡致令仁人孝子忠厚長世之道僅僅與形家同功地靈赫而天道人事之權漸輕豈非立說之過哉余聞之植本固則枝自茂濬源深則流益長家中書舍人題坡山祠以水木本源言近而指遠朱氏寶其額而累世守之以訖於今有以也夫

易氏族譜序

蘄陽易子時揀袁輯宗乘梅川金太史題其簡端稱易出於呂爲無據州人叅藩盧公舊序亦未覈甚矣世系之學之難言也古者姓有苑氏族有志官置圖譜局掌之士大夫能言其祖春秋所嘉尙凡以禮始於親親親親而賢賢貴貴之義附焉其後世系學廢事變相尋更姓改族或以國諱以內患以外嗣及意所自署與有功受賜者若范陶智輔婁劉嚴莊田車懷亭集

卷十

四

棗棘氏之屬不可勝紀易之祖呂也其所傳聞當不誣君子無以近忘遠親親之義也抑又聞灌夫後不復稱張衛青後不復稱鄭賀純後不復稱慶京房後不復稱李稽康後不復稱奚文彥博後不復稱敬史傳歷歷可徵譜之系易不系呂也君子無以遠誣近亦親親之義也所由與數典忘祖者異矣大抵末流譜牒之謬莫大乎自誣其祖而相詡爲貴胄賢裔非所祖而祖之是忍於視其祖爲不足祖也沈約魏收

之史自叙先世附會符詠至今猶以爲刺先儒云有
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深恫夫地望聲利之意
勝而仁孝之誼寢衰攀援襲冒之俗成而廉恥之風
遂替蓋亦有激乎其言之矣易氏譜斷以始遷漸陽
爲宗謹存其無可覈者而亟覈其有可據者靡忍置
於前靡遺悔於後序昭穆別親疎惇孝弟服禮教戒
鬻凌同憂樂千秋百世之遙無失乎親親尊祖敬宗
收族之本義居則仁讓化其鄉仕則功名達於天下

懷亭集

卷十

五

有貴人斯有貴族有賢人斯有賢族上治祖禰下治
子孫旁治昆弟君子於易氏觀禮焉請以俟諸國史

壽真陽王明府唱和詩序

客燕邸坐卧室一間無以接對貴賓獨二三老友登
床促膝迂談移晷幸 天子作育英才新進士讀書
筆下舌楚諸君子惠然肯顧晨夕商酌古學開發神
智心竊快之念余年逾六十濡滯窮途舉動見老醜
宜爲少年所輕葉辱諸公以一飯先余言貌過恭王
子幼毅偕家咸壬午鄉舉近父近兄之誼爲尤篤余
既愧謝不敢承又嘆其崇謙秉禮虞夏商周之休風

懷亭集

卷十

六

彬彬在江永漢廣間因以知本朝教化之盛過漢唐
以來絕遠也昨歲恭逢 萬壽敷天胥慶海濱山陬
白頭野叟不憚萬里扶筇拜 天顏於咫尺 帝命
錫燕內廷 諸侯王以次授爵極生民未有之曠舉
年之貴於天下蓋若此其甚也明儒謂齒讓風微獨
親知介壽載筐篚而張綺屏尚齒之意猶在故禮雖
肇於開元至今有舉而無廢今年秋八月爲真陽尹
王公七十懸弧之旦幼毅身在帝鄉心懸子舍其

兩闌同譜當世知名士作爲雅歌唱和至數百篇述

門地則崔盧之望叙治行則卓魯之化誦難老則偓

佺之侶鳩杖蒲輪蔚爲更老車馬印綬貽厥子孫詩

孔碩而風肆好與花封子弟稱仁祝嘏之驩聲隔千

里而響應豈不休哉余乃執幼毅手而告之曰學者

學爲忠與孝事父資以事君報親在於報國此一舉

也君臣之義明父子之親著聯兄弟之愛於朋友之

交寓貴德之思於尊年之內執爵執醕之禮倡於上

懷亭集

卷十

七

祝鯁祝噎之教成於下雖君家一堂嘉會亦宇宙太

和盛事也旣醉備五福王氏得而私之大經以正庶

民以興王氏不得而私之也幼毅曰唯唯彙詩成帙

屬余弁簡譬若大珠小珠櫝護其外愛珠者且以及

櫝明月之光照乘豈以櫝故掩耶乃題其卷首而覲

諸真陽

愛蘭詩序

愛蘭詩山左溪南先生筆也詩前後凡十六章章八

句附以蘭考清芬襲人溢於竹素受而卒讀低回吟

諷者久之客曰先聖猗蘭一操王香尊而萬卉詘後

人托物見志如栗里之菊孤山之梅山陰之竹濂溪

之蓮豈不知數者非蘭比亦以推崇先聖不敢竊比

愛蘭云爾先生自命何等不以泰乎吁是烏足與言

先生之志哉經之稱文畧其指隱得傳而隱者顯得

懷亭集

卷十

八

史而畧者乃詳以經視操則詩當爲蘭傳以操爲經

則考又比乎蘭史猶之左氏叙事公穀釋義千百世

莫或譏其僭者豈若太元擬易元經擬春秋有吳楚

稱王之嫌耶方今聖人在上名公卿濟濟師師奕

逾金蘭卽明宣帝思賢擬操亦可以無作況乎三閭

大夫四門博士有如生今之世何至對榮滋九畹發

爲悲歌慨慷之音也哉是故觀先生之時卽先生之

志可知也學者誦法尼山雖其一物一名等於車服

禮器之隆重如植檜一株歷今數十百年老矣過者
猶摩挲不忍去先生買閩蘭數本萬里浮查出沒於
大海驚瀾磨天盪日之中把玩咏嘆瀕危不悔詩有
之高山仰止此物此志也夫

懷亭集

卷十

和洋茶花品詩序

國家景運方隆名卿鉅公往往作為雅頌歌功咏德
用表一代之休明至於流連花鳥極命草木部分州
居摹情繪狀則一二單寒布衣專壹思慮唱予和汝
耗壯心而娛暇日者之所為作也而卿大夫不與焉
簿領期會循分課功接對倥偬日不暇給非有並官
並舉之才不暇留心於聲律非有萬軸胸羅之學無
由肆意於考稽又非有昌歆羊棗之僻嗜亦必不能

懷亭集

卷十

把玩無已而吟咏不輟是以咏物之詩詩家恒不多
觀為其微事難訂異更難肖形難傳神尤難也況在
殊方異種如洋茶花品種出日本去京師二萬里處
中國之東偏一葉浮查犯驚背紅濤鯨口白浪歷萬
里有奇以入八閩二十年來閩中乃創見而誇美之
縱令晉之武庫唐之行秘書復起今日安所得前朝
故實而引之辨之參之證之一唱三嘆毫髮無憾耶
夫茶名昉於漢而盛著於唐鴻漸著書品茶尊以經

名五煮三造奉若金科若茶之有花自山茶川茶外
聞者絕少雖趙譜百種謝品七十有二僻書不甚傳
海內亦無請問其目者又何論乎重洋天表開闢來
不經見之異卉也哉汀漳觀察使者某公得茶花四
十餘種於海舟意愜情移數以紀之名以命之品以
寵之譜以系之詩以鼓吹之敘述則花之董狐吟賞
則花之少陵此一奇也漳郡守 李先生屬而和之
角異爭妍盡物態而奪天工抑又奇矣二公以詩品

懷亭集

卷十

七

花讀者即當以花品詩花中雋逸奇偉諸品詩中皆
有之要必以觀音白神品爲第一則作者自命可知
也漳爲閩東劇郡扼山海之險阻控吳越之要害以
方面重臣政教兼舉文武備具乃能留意風騷窮極
工巧而復以花信驗農時儆民事稽之官評則神君
也校其詩格則神品也是編也可以補累代藝文之
卷目可以廓後來英俊之心胸可以著天地生物不
測之功用無間於薄海內外可以見聖天子赫聲濯

靈遊方之珍奇踵至小物畢登歌咏熙朝之功德詩
孔碩而風肆好喬喬皇皇亦山林憔悴之逸叟所樂
得而揚厲其盛事也後之覽者幸無與古人蟲魚爛
碎之書同類而並誌之也哉

懷亭集

卷十

洗筆軒詩鈔序

當管氏學甚行亟稱楚中四君子濟邑有二焉青林
明水之勝溪山深秀雖僻在楚東久以學問名天下
劉千里吳幼膚張長人諸公相繼登作者之堂然皆
明經終老獨蔚齋金先生以學博士上公車哀然爲
舉首明光起草屹然一代宗工余獨窺先生學有本
原言必稱紫陽於緒山龍谿多微辭其不滿東溟之
學可知余夙愛致良知一言得聖賢真種子曾質諸

懷亭集

卷十

七

先生不答內顧學殖淺薄宜先生勿之許也先生子
禹書禹甸猶子同九皆未易才同九乙酉鄉薦禹書
方謁選銓曹出宰百里禹甸食餼二十人中余交金
氏齒序在紀羣之間禹甸最暱余嘗評其文閨中肆
外取上第如寄猶未知其工於詩也今年夏寄示洗
筆軒詩鈔有太史家風近體淡而旨古詩瀏漓頓挫
第以久困諸生不無歸燕失栖之恨一唱再三嘆其
音斐以婉竊謂決榮辱於一夫昔賢恥之禹甸所見

聲光奕奕海內跂若斗山亦豈在壬戌南宮第一耶

憶昔把臂江臯過雲隱齋喟然而嘆此余邑翟徵君
講學處距今百有餘載絃歌易爲梵唄經師久作寓
公獨堂額尚在耳因與禹甸賦詩有荒齋存木主佛
火照儒林之句禹甸顧謂余典型不遠執牛耳以主
齊盟先生幸無讓余踧踖不敢承念講院毀棄正路
榛蕪尙能不忘絕學知禹甸志不在小別十餘年來

懷亭集

卷十

七

余老矣終須以此事讓君家兄弟所居近雲隱故址
結精舍其旁盡發先世藏書晰流窮源余得以其暇
日抱殘經相對庶幾如文成所云不負男兒一生看
鴻臚州前雲烟風月滿目鳶飛魚躍之趣詩也進乎
道矣

看青齋遺稿序

靳陽袁令若先生明憲使滄孺公中子也少治一經有聲通家兄弟如陳大士丘毛伯諸君子以文章雄海內先生年少氣銳堅壁壘不相下同里顧徵君赤方雅稱之平生慷慨好奇思以經術經世務所著兵略諸篇及代某帥屯田一疏老謀碩畫實可見諸行事不幸名場偃蹇鬱鬱無所試日月逝於上而陵移谷換舉目有風景之殊矣當熹懷之末造奄種橫而

懷亭集

卷十

五

黨論熾仕版闕冗賢才失職一二草茅遺佚雖有謀王斷國之才憂時念亂無從効其一割大廈欲傾狂瀾莫挽此不獨先生之不幸也午未之交圻城燬於逆獻先生避地齊安僅而獲免承李貴公子一旦風雨漂搖短衣破帽倉皇彳亍於賡水殘山荒榛斷磴之下少陵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豈不傷哉及乎風鶴已定結茆江滸筆床研匣友白雲而看青山攜子牧豎行歌互答間亦東走吳越北遊齊魯登泰岱

以觀滄海觸物咏懷稍吐胸中所欲言鳴然而故友淪

亡天涯寂寂回首當年把臂陳丘諸君子尊酒論文

傲岸不可一世之概杳然有如夢寐宜其髮鬢早白

喟然蒲柳之先零也年不滿中壽奄棄賓客一窮諸

生稿死陋巷中祚薄門衰誰復有讀玄草而隕君山

之涕對虎賁而幸典型之尚在者耶歿後五十餘年

外孫張進士近愚搜殘稿付梓人嗟乎泗鼎烟沉金

盤辭漢文獻衣冠淪於灰劫窮塵者何限先生遺文

懷亭集

卷十

六

散落得一張子表章於篋敗廢殘之後不已幸乎第愧無聞如余勉徇老友之請點綴數言曾何足以闡發幽光余負張子張子負先生矣照乘之珠在茆纏紙裏中光采抑沒而不見是則張子之過也

吳孝菴先生遺稿序

學者患在無才亦患其才多而多才之患較無才爲特甚無才者自知而自屈闢門畏影與物無爭猶可倖全於當世多才則自喜其才自喜則欲人知其才於是乎恣其才之所至而才名以著而才之爲禍亦遂倚伏於其間昔人比才於財蓋謂衆好所在衆怨之所歸也余舅氏吳孝菴先生生稟異質年十七入鄉校制舉藝下筆輒不自休詩勁健有英氣尤長於

懷亭集 卷十

七

論史千年成說具在一經駁辨突出前賢尋繹所未及此其才在文學高談雄議河懸泉湧啟口遂屈其座人言語之才蓋又有過人者少卽豪傑自許敢於有爲視天下事舉不足辦指畫當世成敗得失物態人情民風士習之變如聚米如畫灰卓卓可見諸施行家故貧藹千緡如土芥濟人緩急傾篋倒屣不少靳同學少年盛相推重他日得時從政直天下才也不幸爲市兒里胥所知弱冠遭智囊之患有大疑雖

老年達練必從先生諮決往往各稱其意以去宰官

聞先生名憚若一敵國謬爲愛敬禮以上賓人方謂

先生名以才顯身以名重夫孰知先生之受累於才

受禍於才二三十年間鬼魅之與處而風濤之飽歷

皆從此始也 今上改元封使君來蒞吾梅鈞爪鋸

牙自其舍中兒椽史而下散力人力倚勢作威縱數

百豺狼於境內窮民流離失業道路以目顧獨心嚴

先生延至密室飲食燕樂之餘握手指肝肺相許敬

之至愛之至其忌之亦至矣會某生以民不堪命赴

愬上官而有情者不得盡其辭獄以賄成某生幾罹

不測賴先生爲之借箸得不及難大令偵知計出先

生知先生終不可褻德不卒而怨無終烈火燎原先

生舉家驚竄計無出走京師上書闕下荷 天子聖

明封使君以是去官先生亦以干陳情之禁罷諸生

而歸英雄失足形影相憐雖復飲酒譔笑如平時其

中實有不自得者歸而病病且革矣余省先生於病

懷亭集 卷十

六

中坐定輒辭出不欲重煩答問先生固不許捐床再
三嘆早時不自貴重使才太銳以至此大志未遂諸
苦備嘗天何嘗負吾吾實負吾才耳因授余獄中十
二詩慷慨歌呼閱歷熟而悔悟切其思苦其語悲當
時知先生者重爲先生惜要不如先生之深自知而
深自惜也乃余猶憶兒時見封使君被逮邑中懽聲
騰沸所縱豺狼鷹犬纍纍就繫怨家夾路旁唾其面
俯首不出一語其漏網走卒鼠伏兔匿於無人之境

懷亭集

卷十

九

而曩時轉徙殘黎聞之匍匐來復市竈村墟人各置
酒相賀且持羊酒賀先生旅次相勞苦去今五十年
餘白頭父老猶時時稱說當年情事嘆吳秀才出死
力爲闔邑請命不枉一世豪士先生所遭雖不幸比
之息影茆堂苟全性命漠漠無所知聞相去何可以
道里計才亦何負於先生哉然以恢奇敏絕如先生
才不世出精而研究天人即可爲濂洛關閩之才大
而發皇事業即可爲姚宋韓范之才二者不可幾及

而漁獵經史百家覃心名山著述表見文采於後世
猶可爲李杜歐蘇之才最下起家制科大帶峩冠少
有建立亦差足解才人志士失職不平之憾乃先生
挾政事文學之才不爲當世用終身在危苦憂憤中
僅僅以擊暴鋤奸之鉅手小試布衣之一怒冒居下
訐上之名以取快於愚夫愚婦之口千鈞之弩發機
何輕萬石之鐘吐音已細得無介介於沒齒耶先生
歿時子亮承尙幼篋藁散落幾盡長而蒐輯父書得

懷亭集

卷十

十

詩文若干篇怪光奇氣重發見於廢紙敗墨余受讀
而深悲之先生常言孺子可教今老矣三年作牧倖
晉省郎知難而退請告歸來自放於水涯山巔學不
成名無一足副先生期許用是老而自傷益以傷先
生之不幸也天之生一才甚難生豪傑之才尤不易
士君子抱大過人之才必不輕試其才出而任天下
事亦不必與天下亟亟暴露其才迨夫長才已著於
天下善刀而藏天下亦不能以才士目之夫乃爲善

用其才夫乃不負上天生才之意此江河所以長於百川而深藏若虛容貌若愚之言吾夫子所以反覆致意於猶龍也

懷亭集

王子遺稿序

余之始交王子仍叔也兩俱年少私以人豪相矜詡比余閱世稍深跋扈前後右丞無出人之智工部悔許身之愚乃喟然嘆秀才任天下事者真天人也計惟文章小技庶幾竭不肖之材力與古人爭其尺寸然亦竟無所就意沮氣奪盡失故吾而王子壯志尚存當其雄辯驚筵抵掌千載上下彷彿健兒彎弓震雷聲射生平原廣澤中鼻端耳後風生火出其意氣

懷亭集

卷十

五

之盛萬非流輩所敢望已而酒闌人靜仰屋發嘯數卿相之多少年悵成名老大之無日才子紅顏俯仰間皆異物至於淚下沾衣同人或訝其不祥余謂是悲歌慷慨亦英雄故態耳誰知雒陽鵬鳥遂成語讖以才若彼所就若此吁嗟乎傷已王子歿時一子在襁褓中余方謁選京師聞之哭失聲及平南徼歸來其子已能勝衣趨拜持若翁遺文什一請余作序余幸亡友之有子而又哀其不得見此子之有成也

余得第一第祿位容貌不逮中人不能必百世後知
有黃子爲何人豈能使後世著作之家因黃子以知
王子所幸王子稿雖殘缺英氣浩然世必有奇王子
惜王子者王子之傳不傳實無關於黃子然黃子五
十年素交終不忍使王子名姓不見於黃子之文豈
惟不忍亡友益亦不忍負其孤也嗟乎

懷亭集

卷十

圭

石左黃遺稿序

嗟乎瞿待詔父子旣往邑之文獻不足久矣余少時
交晚廬石先生商畧古學已而同盟諸君子帖括餘
暇旁治騷賦傳記諸體王子東儒類徐文長陳子帝
侯類楊用修曾子集三類高楊四家拔幟立幟頗幸
吾黨有人十數年間不幸相繼下世獨留一王子仍
叔踔厲風發庶幾馳騁作者之林橫絕當代而仍叔
又不幸死矣天之產一才甚難摧之折之則太易此

懷亭集

卷十

圭

不獨交遊零落鬱鬱抱離群之戚也最後得石子左
黃仍叔之姊子晚廬先生之從孫也左黃近藝醕似
嘉魚臨川兩家詩勁健有奇氣雖由此達於古人無
難而又不幸以天死向時諸君子年在四五上下
猶得以高材生受知二三鉅公有聲數百里間獨左
黃泥首童子場中引領廣文廳舍不翅天上朽木先
容夜光按劍時無英雄途窮欲哭重之以二豎作難
僅僅三十年爲一世其篋稿缺殘不得遇闕儒博物

若瞿徵君其人假以齒牙餘論稍振幽光而懶慢失
學垂老無名如余者區區論次其遺文於左黃亦復
何補千秋百世寂寞身後左黃左黃豈非不幸之又
不幸者耶或曰左黃貌寢甚弱不勝衣其窮殍無足
怪嗟乎古之彫羸多壽考且曷鼻孿膝又何以立談
而相人國也彼固各有天幸也哉

懷亭集

卷十

五

金陵唱和詩序

丁亥夏五舟過皖城飲故人張孝廉家酒半其甥阮
茂才從外至儀觀偉然揖余就坐既而曰日者駕
臨白下千乘萬騎士女聚觀如堵墻某同學四人往
獻所業詩賦不報乃徧從秦淮諸名士游二水三山
間酒樓僧舍長嘯短歌極興會之所至此一行不虛
矣因出金陵唱和詩一編授余點定余竊觀天下治
平大江以南才士如雲如雨作爲歌詩揚厲本朝
文武聖神累牘連篇斐然忠愛之思洋溢語言文字
之外嗚乎何其盛哉昔年翠華南幸蒐求山林遺佚
馬首陳詩朝達戶而暮玉堂今者一概報罷想見
聖天子神明不測寓造就長養之法於沮抑放棄之
中動其心忍其性以老其才鼓之舞之變之化之士
習蒸蒸丕變而不自知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此之謂也荆山之璧楚州之寶造物者之所呵
護其精光四映必不終沒於窮岩絕壑野蔓荒榛之

懷亭集

卷十

三